

著名作家十年磨剑
红学研究惊爆新说

伪本·伪批·巧伪人

士 金 王 金 王 金 王

克非著

红学 火路

 重慶出版社



重慶大學圖書館

克非 / 著

红学 来路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学末路 / 克非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12

ISBN 7-5366-6797-3

I. 红... II. 克...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1169号

红学末路

克非 著

责任编辑: 寇德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66千 插页 2

2004年12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ISBN 7-5366-6797-3/I·1200

定价: 26.00元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部严肃而有趣的颇见思辨功力的学术著作。读者会从中看到：红学界许多饱学之士，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如何为一个专事造伪的骗子脂砚斋所骗所迷惑，那骗子所玩弄的仿佛天衣无缝的花招，如何地一个个被揭穿被戳破。作者花了十年的工夫深入研究，从多个方面细致地有理有据地揭露脂本、脂批、脂砚斋的同时，也同样细致地有理有据地揭示了自胡适以来的新红学的诸多荒谬和缺乏普通常识之处。作品宣告新红学无异于沙上建塔，走向末路。

自

序

我非红学界之人，平生只是嗜红而已。曹雪芹的红楼，确实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书，不仅能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拓宽人的视野，增加人的智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在我的感觉里，它还能安神，养心，正性。偶遇小恙，烦躁不适，或因什么，横积于胸，抑郁不快，便独自坐下，静读红楼。待到渐入佳境，沉浸其中，随书意走神驰，身心两忘。时间一长，不知不觉有了调整，往往获得奇效。20世纪90年代初期，痛风加剧，反复发作，多番甩在床上，动辄旬月。为转移神经，抵抗剧痛，照习惯求诸红楼。关连而及，又重读脂本，再品脂批，拜阅红坛各家的文章和专著。毫不讳言，困惑于众说。在那之前，我也是脂砚斋、脂批、脂本的迷信者。这次重读重温，大概由于时间长，持续而为，旨在深入其中，定在其内，求得神经避难之地，竭力不让神志他移，所阅数量多而集中，方便比较，易于吸收，易于激发思考，等等因素吧，渐读渐思，渐觉有点不对：诸多脂批虽然言之凿凿，但连贯而看，往往前后矛盾，互相抵牾，斗不上榫；有的则显然是违反常识的无稽之谈，或生拉活扯的牵强附会。不禁引起探究的兴趣，越探究，越疑惑，进而骇怪莫名，仿佛无意间拿上了那柄神秘的“风月宝鉴”，从这一面看，脂砚斋的确是个大美人，另一面看，这位大美人却是个丑陋不堪的骷髅儿。再联系着占据红坛统治地位的新红学派，自开山祖师胡适始作俑，随后，愈演愈烈，历数十年而不衰的尊脂崇脂，弘脂扬脂，直至将脂砚斋捧为神圣、奉脂批为圭臬

的状况，心头很不平顺，觉得有话要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将一叠稿纸卷成筒状，仰躺在枕上，用圆珠笔望空而书。原打算写篇三五千字的短文，寄给报纸刊登，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消解消解胸中的馊气。殊料写了两三万字后，发现竟还在外围悠转，连腹地也未进入，不免有些丧气。自己，门外汉一个，远在局外，如此栽进去拼耗，有何意义？于是立即收刀捡卦，已写部分则抛入废纸堆。事情未过两月，当体内尿酸值急剧攀升，新一轮支离床第时，为抗痛，依照老法，乞灵于阅读，馊气又起，且越积越厚，忍不住将弃稿找回，继续涂鸦。不再计较篇幅的短长，亦不考虑其它，完全居于自由状态，自己觉得该如何写就如何写。后来就有了《红楼雾瘴》一书。

拙作出来后，一位治红的教授著文说我想打进红坛称霸。拜读之余，不禁哑然失笑，他是以他之心度鄙人之腹了。我一无本领，二无野心，三无兴趣，连那样的念头也从未萌发过半点。何况我自有我呷饭的去处，平素守着自己的一块小田园，勤耕苦作尚不能尽善其事，并非撑饱了没事干。随后，又有与我素昧生平的坛上人物，骂我狂妄无知，不学无术，想出风头，品质有问题，指我为鬼魅，甚至警告我当心脂砚斋的子孙后代将我告上法庭。我才逐渐明白，拙作伤害了许多人，而且伤害得很深，很痛。从胡适起，新红学界数十年尊脂崇脂扬脂成风成习成癖成顽疾，代代相因。有些人靠尊脂崇脂扬脂成了专家、学者、权威。尊脂崇脂扬脂的文章、专著不知凡几，长期泛滥成灾。影响所及，在普通的爱好者中，乃至普通的《红楼梦》的读者中，造成了不应有的思维定势。就由于这种红学历史造成的当今红坛环境，谁要去碰碰脂砚斋，辨析一下脂批，揭露几点三个脂本的伪迹，就会马上陷入复杂的局面。因为，这里不单是单一的、单纯的、只认真理不认其它的学术之争的问题，还严重地、尖锐地、深刻地牵涉到一些人的感情问题、面子问题、

学术地位问题、一生学术主要成就问题，一句话，个人利益问题。尽管辨析者、揭露者绝无此心此意此图（至多不过因为要撕下脂砚斋的伪装，不得不对权威们的尊脂观点和说道作些批评而已），但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心理作用，却非要这样认为不可。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凡揭露脂砚斋其人其批其本之伪的人，都无一幸免地遭到歪曲、诋毁。就我个人来说，所遇还算是轻的。

伤害了人，心里很内疚，挨骂自是罪有应得。但既然把话说出了口，便懒得去收回来，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反正“过”已经带下了，人已经得罪了，悔已无意思，索性硬着头皮多走几步，探探“雾瘴”里还有什么稀奇古怪。于是丢开自己的本行本业，再入那沟沟壑壑，日日穷林问木，追花觅草，寻幽揽胜，遇有所得所获所疑便炼之于心，索求其根，储诸于脑。晃眼又是几年过去，便有了面前的这个东西。私自掂量，它比《红楼雾瘴》实在走得更远，触犯之处更多。将遭遇些什么呢？很难预料。

读红学家们的著作，就我的感觉而言，凡是研究上比较深刻的，有点水平的，能够说出几分道理的，都是难啃难食的酸涩的果子，读时稍不留神，便不知其所云，竟如堕五里雾中。因其所言所涉都太专门，太冷僻，太琐碎，实难通俗化也。尴尬的是，当我硬着头皮啃别人的酸涩的果子时，因要与之对话，要细论其果子的美恶好坏，自己也不得不生产酸涩的果子。为了减轻自己果子的酸涩程度，这里将本书的一些主要观点、结论、说道抽出，罗列在下面，共计二十来条。让有兴趣读这本书的读者在阅览正文之前，先有个大致的了解，大致的印象，读时或许不致那么感到过分生涩，那么过分讨厌。

1. 三个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本子，即学界习惯称呼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其产生都不是在它们自标的年

代，而是在很后很后。最早也早不过清代嘉庆中后期，迟则到道光、咸丰、同治以后了。即是说，它们自标的年月，都是倒填，

2. 三个脂本与曹雪芹毫无关系，是曹雪芹辞世后多年，由同一个骗子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仓促制造而成的。这个骗子在制造时意图非常明确，他制造的不是一般的本子，而是宝贵的孤本、文物本。制成后出售，是售“文物”，顾主也是因为“文物”才购买的；

3. 三个脂本，绝对不是来源于曹雪芹的手稿本，曹雪芹的手稿本绝对“变”不成三脂本；

4. 曹雪芹生前，他手上只有一个手稿本，名字叫做《红楼梦》，而不叫别的什么名字。曹雪芹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庚辰本，没有什么己卯本，没有什么甲戌本；

5. 无论从创作的情况看，还是以时间的短暂看，倘若说曹雪芹生前对自己的小说确曾有过“定本”的话，那也是有庚辰本便不可能有己卯本，有己卯本肯定就无庚辰本。两者不可能共存于世。共存于世，其一必假。然而，一本假，另一本也必然假；

6. 三个脂本是骗子在其专门造伪的土作坊里制造出的产品；

7. 按三个脂本自标的生产秩序，甲戌本在先(公元1754)，己卯本次之(公元1759)，庚辰本最后(公元1760)。而实际则是庚辰本最先，算老大，己卯本行二，甲戌本最后，是老幺。单这个现象就暴露出许多伪迹；

8. 三个脂本都是残本。其残，除己卯本有少部分篇幅是自然残外，其余都是那骗子在制造时故意整残的，一个比一个整得更残。整残本子，目的在冒充古，冒充真，亦为偷工减料少花成本、缩短生产所费的时间；

9. 那骗子制造时，以一部木活字印刷的程甲本作为“原材



料”，先行砍残，又加篡改，弄成“毛坯”本。接着“筹集”批语，然后开设土作坊，雇请抄手，按其指点，抄制成庚辰本。紧接着，用制造成的庚辰本，复制成己卯本。为着使之有所区别，复制时，有些地方文字上作了改动，篇幅上更进一步大加砍损。而由于赶水赶火，对许多本来要照抄的批语，也弃而不抄；

10. 庚辰本几册目录页上，几条“庚辰秋月定本”、“庚辰秋定本”的题署，和己卯本上的“己卯冬月定本”的题署，都是那骗子的谎言。可笑的是，他在指令抄手打这些出生标记时，过分粗心大意，将原要打在庚辰本上的，错打在己卯本上。反过来，本该打在己卯本上的，又错打在了庚辰本上。结果弄得父子颠倒，兄弟易序；

11. 三个脂本都不是过录本。原先制造出来时的面貌，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这点，对于脂本的研究，识别其真与伪，非常重要。所有红学家，都把这点搞错了；

12. 脂批，并不是脂砚斋所写。他不是现实中曾经存在过的人，别说评书写批语，他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了。脂批是那个制伪的骗子“筹集”来的。所谓“筹集”，即他自己写一些，约请人写一些。他自己写的甚少，别人写的占脂批总量的大多数；

13. 那骗子写的批语，极易认出，主要是那些署名为畸笏（某些虽未署名，但从纪年上，遣词造句上，可以辨别出来）的批语。这些批语有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一味和曹雪芹、曹家乱套近乎，假冒当日生活的见证者，假冒曹氏家族的成员；虚构往事，虚夸感情，虚造稿佚，伪造后“数十回”情节；所言所说，全都藏头藏尾，言小不言大，言虚不言实，尽捡鸡毛蒜皮的东西玩弄，而且一律采取蜻蜓点水之法，才一道及，便立即滑开。本子上真正称得上“伪批”的，都是畸笏一个人所写。那些“征集”来的别的人所写的批语，尚未发现有故意作伪之嫌；

14. 脂批的“筹集”，时间不长。那些受邀为那骗子写批语

的人，是各自分头而为。他们并不知道那骗子在制造伪本，也不知道他们写的批语要拿去用到欺世骗人的伪本上；

15. 脂批“筹集”来后，先用于庚辰本，继用于己卯本，再用于甲戌本。后两个本子在批语上亦有新添，己卯本新添极少极少，甲戌本则较多。但甲戌本在与庚辰本可相对照的八回（第13回至第16回，第25回至第28回）内，仍然有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批语，是从庚辰本抄而有之的；

16. 脂批，无积累过程，脂本无多次加批的历史。是一次性弄来，又一次性弄到本子上去的；

17. 明、清时代有很多评书家，出版过好些带有批语的小说。其操作都是先有本子，后才有评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本子无从作评也。三个脂本的制造却与此相反，它们一律是先有批语，而后才开始本子的制造。可谓偷米做饭，借人家的锅灶烧出自己的菜；

18. 庚辰本、己卯本上，大书特书“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全是假话，实际一次也没有“阅评过”；

19. 己卯本被红学家们称为“怡亲王府本”，其最初的倡说者为冯其庸先生。其实这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劣的本子，与怡亲王府丝毫无涉；

20. 脂砚斋和畸笏叟都不是血肉之躯，是那个骗子为制造三脂本而使用的两个化名。那个骗子虽然使用了两个化名，但不承认他就是脂砚斋，他就是畸笏叟，或脂砚斋、畸笏叟就是他本人。因为他是制伪，一承认，就等于自我揭伪。这样，脂砚斋、畸笏叟就成了没有实在桩子作依附的名字。他们大舞大蹈，但不是他们自己舞蹈，而是幕后的操纵者的操纵；他们慷慨激昂，悲欢作态，也不是他们自己感情的宣泄和释放，而是那个制造他们利用他们的骗子使其然。有如两具演戏的皮灯影；

21. 脂砚斋、畸笏叟这两具皮影，是为演出三个脂本这出连



台大戏而专门制造出来的。他们应该说它们，在被新红学派发掘出来以前，只存于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所晓的三个脂本，不存在于别的空间，更不存在于历史的任何阶段。几代红学家数十年穷搜文献，寻遍历史，捕捉其踪迹，耗费九牛二虎之力，终如缘木求鱼。结果只好反求诸己，以自己的头脑去凭空构铸，胡乱赋予种种身分，加以种种封号。越是大师级的红学家，越是这样干。

上述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结论，至今，学界都尚无人说过。是我自己在研究所得。我所持有的证据，一部分来自红坛上众所周知的文献，前人的记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是我最初不曾想到过的是，众多的证据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脂砚斋的伪本伪批。正是它们比天衣无缝还要天衣无缝的冒真中，为我提供了其假冒的证据。这些证据，条条都如铁铸铜造。还有一些重要的证据，则是来自尊脂大家，在其证真脂砚斋、三个脂本、脂批的过程中，向我这个门外汉提供的。无论如何，在这种事上，我得感谢这些先生们。

我深知，我的每一点说道，红坛人士都会感到不愉快。因为上一节所说的每一点，都足以使脂砚斋这个巧伪人的面目彻底曝光；同样，每一点，都足以证明几十年红坛上诸多尊脂崇脂的高论，是站不住脚的。当初拙作《红楼雾瘴》发表时，我曾设想以砖引玉，热望有人和我论争，最终辨明真假、是非，有益于红学的健康发展。结果除了收获些泥沙瓦砾之外，别无所获。眼前的这个东西，如能问世，但愿不要有“历史的重演”。我实无它意，也再无奢求，只想将自己在研究中探寻得的真相，或自以为的真相，全部摊开，让“红道”中的人和对“红道”感兴趣的人看看而已。如能引起一些感触，甚或对往昔研究作出

某些方面的回思，那就万幸。

写《红楼雾瘴》时，我曾说过，“我不想说服谁”。现在仍然是这句话。理由么？很简单，但无须说。

另外，有一点要特别说明：本书在揭露脂砚斋、脂本、脂批之伪的过程中，还以相当的篇幅，对当代大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作出了我自己的评说，这也是拙作的主题之一。

题

记

(1)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众所周知，研究《红楼梦》之学，叫做红学。红学有新旧之分，旧红学姑且不论，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新红学自胡适开创以来，至今已有八十来年，涉足其中的人很多，名声日益响亮，专著论著如汗牛充栋，影响遍及社会的许多方面。触角常与史学、哲学、人文学、文艺学、语言学密切相交。然而，就其当初的诞生、后来的发展，和今天的现状来看，它又是一门独一无二的古怪之学：别的学术总是越研究越深入，越清楚，越明白，越有发现，越有创见，而新红学，表面上似乎也是沿着这种规律在发展，事实上却是相反。在其实践的好些方面，它仿佛永远在倒着走路。越研究越糊涂，越混乱，越朝一锅粥的状态蜕化，越钻进狭窄的牛角尖，而且越是大师级的研究者，越是如此。实际上已到了穷途末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说它是悲剧，还因为红坛诸公对此现状，至今毫无觉察，或不愿认账，不敢认账，时不时自我吹嘘：红学是深奥之学，红学成就很大，已成为一门显学。

水有源，树有根。新红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其根源就在于迷信脂砚斋其人其批，以及他所制造的本子。从胡适起，到周汝昌，到冯其庸，几代红坛杰出人物，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迷得更执着，陷得更深。影响所及，红坛可谓杂草丛生，谬说层出不穷。直至将脂砚斋捧为大批家，视为圣贤，脂批成为



圭臬，成为金科玉律，伪劣的脂本则成为真本；人为地将红学研究导入了脂砚斋设置的雾瘴之中，泥潭之内。几十年来，红学界所有争吵不休的问题，所有解不开的死结，诸如《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这部小说是不是曹家的家史，是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不是高鹗的伪续，脂本是不是真本，脂砚斋是不是曹雪芹的亲属，脂批真正的性质，等等，等等，都能从这里找到其来由，其源头。可以说脂清(将脂砚斋其人其批其本子搞清楚，无论其真其伪，只要确切定住)，则一切皆清；脂浑脂混沌，则整个红坛还将长期“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克按：脂砚斋、畸笏叟均非人，而是那个制造三个脂本的骗子的虚构和假托，是供以演戏的皮灯影。但本书在行文中，若干地方，仍将其作为人来定位，原因见后面文字)。

(2) 应该再摊开来争鸣

20世纪90年代初，几位卓有识见的研究者如南京的欧阳健，贵州的曲沐，以及云南的吴国柱，辽宁的宛情，江苏的张训等，在自己的研究中，先后发现端倪。为了纠正新红学几十年来的谬说，将《红楼梦》的研究引向康庄大道，在广泛考证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的事实，以严密的逻辑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连续发表文章，从体系上批判胡适以来的新红学的诸多错误，揭露脂砚斋的作伪，指出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整理后用活字印刷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子，是《红楼梦》真本。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本子，是脂砚斋据程本抄制而成，故程本在先，脂本在后，而且很后很后，又因脂本通过假纪年、假批语等手段，冒充古本原本以骗世人，所以是伪本。这无疑是向风光绮丽的红潭(坛)投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时浪花高溅。红



坛诸公大约是惊呆了，先是无反应，或者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接着便是愤怒，以致出言不逊，攻击欧阳健是在搞“非学术性的喧闹”，号召红学界人士都来抵制，显出一种真正的非学术性的喧闹，和久违了的学霸式的作风。在这种氛围下，有报纸受其误导，居然提出要对欧阳健实行打假。对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愚蠢的高压政策，既不解决问题，也注定不得人心。后来红学界的领导人，可能是意识到这点了，才不得不安排在《红楼梦学刊》上展开讨论。但因为成见在胸，耿耿于怀，名为学术争论，实际是一场不平等的对阵，这从编辑上的摆扎，和文章上的某些措词用语看得非常清楚。时代毕竟不同了，这样的行事，当然无法持久，结果只好草草收场。

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过去了，一场关系新红学生死存亡的争论就这样被搁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能够促使红学脱离迷雾走向康庄大道的契机，就这样错过了。现在新红学的中坚们，特别是红坛上首当其冲的大师们，依然故我，仍旧坚守胡适在沙滩上奠定的基础，仍旧奉脂砚斋为神圣，仍然将脂批尊为教条，仍然宣扬脂本是真本，仍然无端地将后四十回从整部《红楼梦》中割离，归为高鹗或另外什么人的续作，肆意加以贬低。即是说，时至今日，红学研究仍然完全没有脱离原先的旧道。

为此，实在有再行摊开来，依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深入争论的必要。

(3) 定义与范围

本书说的伪本，是专指脂砚斋制造的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三个本子，即通常所谓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本子构成一个专有的名词：脂本。凡说脂本，就是指这三个本子，也可以说，脂本是这三个本子的代名词。截至现在，发

现带有批语的本子有十来个。红学界历来有个风气，喜欢任意扩大脂批和脂本的范围，将这些本子上的批语，一概囊括为脂批，并全都视为脂本。无视批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另外的一些人在不同时候写的；而另外带批语的本子，没有一本名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的甚至也不叫《石头记》而叫《红楼梦》。对这些本子，要给一个共同的称呼，也只能叫做“带有批语的本子”，绝对不能简单地说是“脂本”。

本书说的伪批，有两个界定：狭义说，是专指三个脂本上的那些专事扯谎、虚构史料、搞假冒的批语；广义说，指三个脂本上的全部批语（个别后来人写的除外）。三个脂本的批语，绝大部分都与脂砚斋这个“人”无关，是制造三个脂本的那个骗子分别“筹集”来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单就这些批语的内容而言，不能说是伪批，因为都是就文说文，没有扯谎，没有假冒，没有凭空的虚构。但由于它们是为三脂本而“生”，被筹集者运用于三脂本以后，即与三个伪本结为一体，成为伪本的重要构件，两者无法分割，故也应以伪视之。本书对这部分批语，一般情况下，都不涉及，因其无意义。

本书说的巧伪人，是指那个制造三脂本的骗子，当然也指脂砚斋（畸笏叟）。脂砚斋、畸笏叟都不是现实中曾经存在过的人，而是那个骗子为制造三脂本而使用的两个化名。那骗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曾经和谁交往，平生还另外做过些什么，因他十分狡猾，当初作伪时便蓄意隐瞒，并隐得很深，瞒得甚严，我们现在尚不清楚，也许永远也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在揭露本子之伪、批语之伪时，行文安排上，只好以“那个骗子”一词来代替。更多的时候，则直以其化名（脂砚斋、畸笏叟）称之。虽然，他不会承认这是他的化名，更不会承认这是他的假托。



(4) 脂砚斋不是我的目标

两百多年以前,《红楼梦》一问世,很快形成红热,温度日升,并持久不衰。“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可见其盛况。从乾隆后期起,至嘉、道、咸、同以降,整个有清一代,说红议红评红论红的人不知凡几,有关的专著也层出不穷,然而除一个说话极不可靠的裕瑞而外,绝对无一人提到过脂批脂本脂砚斋。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脂砚斋是什么时候的人,脂本脂批到底产生在什么年代?就算是清代吧,其“业绩”也不大,影响甚微,可以说等于零。按说,对这样的一个角色,和他生出的事端,我们没有必要去加以理睬,完全不值得为之花费什么气力。然而,历史总喜欢制造闹剧,在某种机缘下,往往将某些无关紧要的、蹩脚的角色(如脂砚斋之流),阴差阳错地推到舞台的显著位置,让其装扮众所瞩目的人物,演出一些滑稽的场面。这仿佛嫌历史太单调,蓄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撒下一些花椒粉儿。

1921年,短于研究小说的胡适,为要推广白话文,研究起了《红楼梦》。他一研究就将一部虚构的小说,研究成了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又由此点出发,考证了曹寅和曹家的一些事情。相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老索隐派的胡猜乱想来说,这当然是颇为新鲜的,加之胡适名气很大,所以其论一公布便引起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和兴趣,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大概是老天爷有意要给新红学派的诞生充当催生婆吧,1927年,一个只有十六回的名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本子,应“运”而出,持有者故作羞羞答答地荐给胡适。崇信实用主义的胡适,在为学上,历来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看,其中脂砚斋的若干批语,恰符合他的路子,甚为高兴,以重价购得。本子上有一句别的本子上没有的十分重要的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